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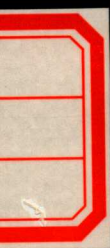
孤独

The
Space
between
Solitudes

之间

一部另类艺术史

李炜
——著
于是
——译



“鬼才”李炜最新作品 把艺术史写成艺术本身 ○

上海三联书店

孤独

The
Space
between
Solitudes

之间

一部另类艺术史

李炜——著
于是——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之间：一部另类艺术史 / 李炜著；于是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4

ISBN 978-7-5426-5861-6

I. ①孤… II. ①李… ②于… III. ①艺术史-西方
国家-通俗读物 IV. ①J11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3123号

孤独之间：一部另类艺术史

著 者 / 李 炜

译 者 / 于 是

责任编辑 / 吕 晨

书籍设计 / 周伟伟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徐敏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千字

印 张 / 10.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61-6/J · 252

定 价 / 6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8798999

艺术作品永远是孤独的，绝非评论可及。
唯有爱能搂住它，了解它，珍惜它。

——里尔克



目 录

1 永恒与名望之间	001
拉斐尔以及文艺复兴	
2 传说与误解之间	041
乌切洛以及近代西方艺术的起源	
3 幻象与现实之间	069
波希以及宗教艺术	
4 荣耀与屈辱之间	097
委拉斯凯兹以及现实主义	
5 革命与传统之间	123
德拉克洛瓦以及浪漫主义、古典主义	
6 傲慢与偏见之间	147
惠斯勒以及唯美主义	
7 盲目与洞见之间	181
修拉以及点彩主义、印象主义、古代艺术	
8 纯贞与污秽之间	211
席勒以及表现主义	
9 暴力与激情之间	237
波丘尼以及未来主义、立体主义	
10 理论与虚无之间	275
马列维奇以及抽象画的起源	
后记：排拒与希望之间	301
女权主义	
进一步的参考读物	315

*

1

永恒与名望之间

*

拉斐尔以及文艺复兴



一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这里叙述的是他的故事。

他一人的故事？

不可能。哪怕是最顶尖的大师也无法在真空中创作。

所以，这故事起码得由两名画家主演，甚至更多。

问题是，只要多涉及一名艺术家，情节就会从独自奋斗转变成互相影响和竞争。形影相随的往往还有嫉妒，甚而怨恨。至于友谊——单纯的、毫无利益的友谊——通常这只出现在童话里。

米开朗琪罗 对决 达·芬奇

所以，“一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图1)。

他的故事要到青春期过完后才真正开始。那时，天下名声最响亮的两名艺术家正斗得不可开交。

其实在决战前，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就彼此嫌恶了。虽已年过半百，达·芬奇照样浮夸招摇，周围也总是簇拥着年轻俊男。他喜欢华丽的服饰，尤其是粉紫两色。他讲究卫生习惯，飘逸的长发永远整得一丝不苟。米开朗琪罗则刚好相反。他不爱与人为伍。他外表不拘小节，总是一脸胡须，一头乱发，可能还一股汗味。他举止粗俗、言辞不恭，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被教训了一顿，留下一个被打歪的鼻子做纪念。

两人十有八九都是同性恋（达·芬奇甚至卷入过一桩男妓的丑闻事件），终生也都被性欲困扰（米开朗琪罗很可能一直到死都是处男）。但一个阴柔瘦削，一个粗犷壮硕，完全不合对方的胃口。至于年纪，虽然米开朗琪罗比达·芬奇小将近两轮，各方面的成就却不比前辈逊色。

所以，年龄的差距妨碍了他们彼此走近，截然相反的个性让他们无法融洽，在相同领域的禀赋又促使他们把对方视如寇仇。

这么一来，若前辈老是在文字里含沙射影，也算通情达理。他坚称绘画高于雕塑，因为后者无非是“最呆板的一种操练，常

图1►拉斐尔的自画像，约一五〇六年。轻巧的画面，让若干学者猜测作品尚未完成。画家的头略微后倾，理应显出傲气，但整幅画却荡漾着甜美的气息。



常带着汗水，外加灰土”。一脸大理石粉尘的雕塑家免不了“活像个烤面包的师傅”，连“住处都脏乱不堪”。

至于绘画，达·芬奇认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艺术家必须：

从解剖学的角度了解骨骼、肌肉和筋腱，以及它们如何运作，继而了解不同的动作和姿态是由哪根经、哪块肉牵引的，以便在作品中凸显这些部位。很多人以为把全身肌肉筋腱巨细无遗地刻画出来就代表自己画技高超，但画出的只是一个个如木僵硬、毫无优雅可言的躯体，不知道是人还是一袋胡桃，是肌肉还是一捆萝卜。

从这两段关于雕塑和绘画的评论可见，达·芬奇的靶心是米开朗琪罗：当时最受推崇的雕塑大师，在画中也特别喜欢描绘肌

肉发达的裸男。

不消说，晚辈根本不屑大师眼中的理想形象，亦即“衣冠楚楚地坐在画作前，轻拂画笔，涂抹美色”。再过几年，他甚至宣称油画只适合供妇女和懒汉消遣。对他这样一个男子气概十足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凿子和榔头才算是工具。

根据当代文献，米开朗琪罗至少有两次当众侮辱了达·芬奇，嘲讽后者多年前无法用青铜铸造一匹马。长辈不知如何抵挡这样的抨击，气得满脸涨红，羞愤难当。这确实戳中了他的痛处。尽管大师费尽心思，还是无法完成委派给他的一尊巨马雕像。当然这也将成为他创作的一大特色：竣不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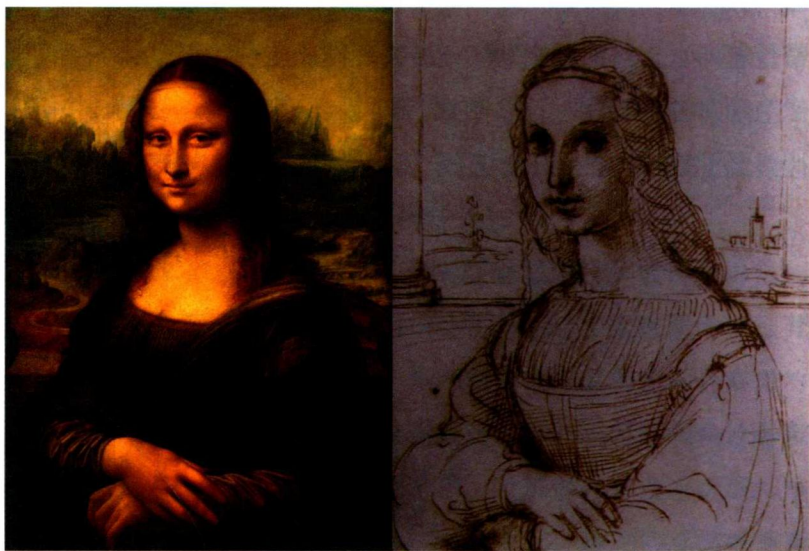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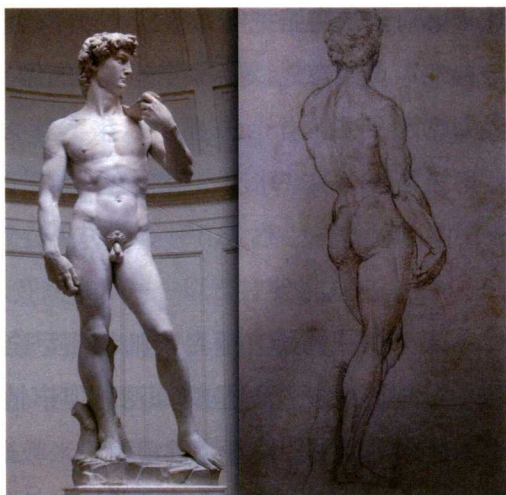


图2▲左：达·芬奇，《蒙娜丽莎》，一五〇三至一五一七年或更早。“Mona”（蒙娜）是“Madonna”的缩写，即当时对已婚女性的尊称。画名若译为《丽莎女士》会更贴切。右：拉斐尔，《女子画像》，约一五〇五年。和原作明显有异，说明拉斐尔若不是根据记忆创作，就是照着模特而画，采用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丽莎”姿态。唇部的素描花了一番工夫，画家试图用笔墨制造出达·芬奇著名的“晕涂法”，让刚硬的线条变得模糊柔软。

图3►左：米开朗琪罗，《大卫》，一五〇三年。右：拉斐尔的素描，约一五〇七年。晚辈从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描摹了当时最知名的雕塑，证明他能注意到一件作品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拉斐尔临摹了不少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作品。



两个冤家在一五〇四年正式对峙。一年前，达·芬奇接受了佛罗伦萨政府的邀请，为议会厅绘制一幅壁画。几个月后，米开朗琪罗也拿到了相同的项目。绘画的题材是佛罗伦萨打败其他城邦的两大战役。

也许市政官员对大师之间的宿怨一无所知。更有可能，他们不仅清楚，还希望鹬蚌相争，从中获利。一名艺术家负责一面墙，画一场仗。两人背对背同时创作，两件作品完成后面对面一起展览。势均力敌的较量想必能让双方互不相让，耗尽心血造出两件跨世巨作。

老实说，额外的动力一点儿也没必要，两人在各自领域都已登峰造极。达·芬奇在几年前画出了《最后的晚餐》，此时他开始绘制一幅小小的、后人将称之为《蒙娜丽莎》的油画^{（图2）}。

米开朗琪罗也刚完成一尊令所有鉴赏家叹为观止的雕像：《大卫》^{（图3）}——虽然在政府官员还在替它寻找安装处时，

达·芬奇坚决主张把雕像移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以免“妨碍市政典礼”。换言之，他没被年轻人的作品打动，也不想让太多人景仰它。

•

至少在一开始，两名大师都倾尽全力，在各自的工作室里勤勉策划，以便及时呈交草图。但事情差不多就到此为止。没多久，米开朗琪罗离开了佛罗伦萨，教皇召他去罗马，赋予他更荣耀的使命。达·芬奇也离开了，虽然他还会回来，试图完成湿壁画的任务，但他的另一种独门秘笈也将登场：使用最蹩脚的材料。据时人记载，颜料上墙没多久，就开始溶解，整幅画在大师眼皮底下渐渐消失。也许，这恰是达·芬奇一直需要的借口，让他无须毁约就能放弃项目。那时候，他的心思早已飞到别处。他想造一台飞行器。

可怜的佛罗伦萨，美梦落得一场空。两位大师加上两幅壁画竟然等于零。到头来，连两张草图也没能流传下来。

•

要是拉斐尔没在一五〇四年来到佛罗伦萨，这些逸事也不会卷入他的故事中。

虽然他只带着一封推荐信来到大城，但他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很快便和大家混熟了。不过，就算他见到了两位大师，大

概也没给他们留下印象。不仅因为他年轻——年仅二十，比米开朗琪罗还要小八岁——更是因为他没什么成就。

如果他想名垂青史，确实来对了地方。十六世纪伊始，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最重要的都城，在文化、艺术方面远远超过了罗马。但这样的局面很快就会扭转，多亏几位雄心勃勃的教皇和一些艺术家的奉献，包括米开朗琪罗——以及拉斐尔本人。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竟然改造了罗马的形象？

这正是他的非凡之处。别人要花一年光景去吸收的知识，他似乎瞥一眼就懂了。后来，米开朗琪罗会抱怨：拉斐尔的艺术修养都是从他这里学去的，但大师此言差矣。事实上，几乎每个画家都让拉斐尔有所收获，尤其是他早年的导师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

•

* 第二回合 *

拉斐尔 对决 佩鲁吉诺

事实上，不仅是艺术家，雇主之间也总在竞争。拉斐尔生平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他去佛罗伦萨之前完成的那件作品。委托方是小镇上的权贵人家。他们非常钟爱附近城里的一幅祭坛画，便让画家给自己复制一份。

或许“复制”不是最恰当的字眼。如果人家想要一模一样的东西，绝对可以找佩鲁吉诺再画一幅，但他们却转向拉斐尔。后者虽然师从佩鲁吉诺，想必已开始崭露头角，在当地小有名气。委托方要求他“尽可能”画得和原作一样。但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艺术家听到这种指示，都会觉得有义务作出改进，拉斐尔当然也不例外^{（图4）}。或许这么做会让导师无地自容，但后者只能怪自己。和那些名誉或许得之太易的人物一样，佩鲁吉诺完全不思进取。

这确实有点可惜。刚出道时，佩鲁吉诺堪称先锋。兴起于北欧的油画才开始传到南方，他便学会了个中技巧。不但如此，他



图4▲左：佩鲁吉诺，《圣母的婚礼》，约一五〇四年。结构借用了画家自己先前不少作品的细节，尤其是他替西斯廷教堂绘制的一幅壁画。右：拉斐尔的版本，一五〇四年。这应该是徒弟早年最富有突破性的作品，既非盲目模仿，也没彻底翻新，而是在所有能想象的地方做调整。他不仅把自己画入人群中（右二），还把大名“刻”在寺院大门上头的石壁上。这些细节都能反映他日益增强的自信心。

还是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徒弟，和达·芬奇一起，做了好几年的学徒。当年，韦罗基奥画室里的另一名学徒是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后来成为了米开朗琪罗的老师。所以，佩鲁吉诺师出名门，技艺超前，自然让拉斐尔的父亲桑迪（Giovanni Santi）彻底折服。

桑迪也是个画家，虽然在瓦萨里（Giorgio Vasari）眼里，他“天赋不高”。既然瓦萨里不仅书写艺术传记，自己也是个卓越的画家，他的评价显然不容轻忽。

不过，说句公道话，评价高低都无关紧要。在那个年代，画作不仅提供了宗教教育，还是一种大众娱乐，更可以炫耀雇主的财富与地位。所以，桑迪非但不缺活儿干，还在乌尔比诺城的君主手下当上了宫廷画师。

•

身为画师之子，拉斐尔想必进过宫廷。不就是因为见过世面，成年后才能在权贵富人的圈子里悠然自得，左右逢源？他肯定也看过父亲作画。桑迪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如果没把看家本领教给他，也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不论父亲教给儿子什么，终究不能圆满。桑迪英年早逝，他的妻子走得更早，拉斐尔十一岁就成了孤儿。但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东西还是很明显的，至少对米开朗琪罗这样的行家来说。他认为拉斐尔早期的风格混合了桑迪和佩鲁吉诺。只可惜这两人都不在大师眼里，有朝一日他甚至会当面奚落佩鲁吉诺，说

他“在艺术方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好在桑迪在世时，米开朗琪罗只是个小毛头，所以还无法对他说三道四。去世前，桑迪会把儿子托付给佩鲁吉诺。也许拉斐尔当即去了后者的画室做学徒，也许他要再等几年才去当助手。不管怎样，佩鲁吉诺对他的影响确实重大：父母双亡的小伙子需要一个榜样。这也能解释他日后那种融会贯通的风格。无论是否刻意为之，他效仿了所有比自己年长、比自己优秀的艺术家。

但他从佩鲁吉诺身上学到的所有东西当中，最重要的那一点反而无法显露在作品中：绝不能像老师那样止步不前，反复使用同样的伎俩，制造出一幅幅大同小异的作品。这么做的下场是迅速被时间淘汰。

.

* 第三回合 *

拉斐尔 对决 米开朗琪罗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拉斐尔轻而易举赢过佩鲁吉诺的消息会一路传到教皇那里。可惜这世界一点儿也不完美。根据瓦萨里的说法，拉斐尔是在亲戚的引荐下才得到教宗大人的瞩目。中间人是梵蒂冈的总建筑师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

教皇的召唤来得正是时候。时年二十五岁的拉斐尔，无比

渴望大展宏图。他在佛罗伦萨的那些日子无甚建树。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在那里的荣光太强，谁也无法盖过。

比起佛罗伦萨，罗马简直是穷乡僻壤。但这恰是尤里乌斯二世中意的局面。拥有“*Il Papa Terribile*”（令人生畏的教皇）这样一个绰号的人物，自然不怕挑战。他一肩挑起了规模庞大的形象工程：重塑梵蒂冈。为此，他需要全天下最好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

一开始，尤里乌斯找来米开朗琪罗是要他建一座陵寝，待他驾崩时启用。没过多久，教皇可能又觉得来日方长，不如先派给艺术家其他任务。

因此，拉斐尔到梵蒂冈报到时，米开朗琪罗已有好一阵子天天爬上亲手搭建的脚手架，在西斯廷教堂里仰头作画。那时，他几乎解雇了所有助手，决定独自挣扎。他在诗文中描绘了追求完美的艰辛：

胡须朝天，紧贴着后脖颈的

是我的脑勺……

画笔高举，挥洒在我脸上的

是一滴滴鲜艳的颜料……